

## 邵語詞典的編纂

# 變成伊達邵 俯拾邵語

サオ語辞典の編纂——イタサオになりサオ語を拾う

Becoming Ita Thaw and Picking Up the Thaw Language: Editing a Thaw Dictionary

採訪 | 編輯部

圖 | 簡史朗 (邵語詞典編纂計畫主持人)

我們認識簡史朗老師是在1998年執行「原住民身分認定」研究計畫的時候，透過鄧相揚老師的引介，我們在日月潭邊看到這位在日月潭長期做田野工作，並且學會邵語的平地人老師。在日月潭的邵族不到300人，會講邵語的不到30人，而大多數會講的族人，年齡都在60歲以上，簡老師能夠用邵語與這些族人侃侃而談，可想而知他的耕耘與努力。

2002年，政大開始編輯原住民族族語教材，原本很擔心邵語沒有人可以幫忙編輯，因為族人雖然會講，但是無法使用羅馬拼音來拼寫，後來想到簡老師能說能寫，雖然不是邵族，但是與族人一起合作，書寫沒有問題，邵語才有機會能夠傳承。爾後，邵語的認證考試、教材編輯、詞典編纂等工作都少不了他，簡史朗老師已經與邵語劃上等號，分不開了。此次原民會的詞典編纂計畫，邵語詞典就是由簡史朗老師主持，我們來看看他的編纂過程。

### 邵語詞典編纂的過程

邵語詞典是以簡史朗老師為主持人，配合另一邵族耆老石阿松為協同主持人，聘用部落



邵語詞典編纂計畫主持人簡史朗（左）蒐集語料的情形。

的邵族青壯年為助理，採訪邵族耆老搜集語料，再依據這些語料來編纂。其實，簡老師的語料搜集工作一直沒有停過，因為只有兩年的時間，根本不可能搜集太多的語料，因此在既有的基礎上，此次的詞典編纂，便是要將邵語的語料，整理編纂為詞典。

簡老師原本希望找邵族人一起來執行，但是結果不如預期。因為留在部落裡的年輕人無多，大部分的族人忙於生計，能夠配合參與的並不多，可以一起討論邵語的只有少數老人家，他們能說，但卻無法直接參與工作，因此，簡老師的團隊可以說是小部隊精兵作戰去完成工作，但是計畫的時間只有兩年，到後期可以說是苦不堪言，最後因為原民會有些配合的行政作業延遲爭取到展延半年的時間才完成。這個結果讓簡老師學到教訓，瞭解事前的

工作分配與時間安排的重要性。

簡老師認為，原民會的詞典編纂計畫，並沒有太多的限制，只有大原則；像是要做多少詞根，每個詞根要多少衍生詞，每個詞要有幾個例句，並要求要排序，而這本來就是詞典應該要具備的。16本詞典都按照這個大原則，要用什麼軟體編輯，與最後的呈現，包括要不要標詞性，或與國際音標並列，字體是什麼，都由該詞典編纂者自行決定。而且每個族語都不相同，編出來的詞典也不可能相同。例如附錄索引，邵語詞典的索引是用注音ㄉㄨㄛ，賽夏族則是用漢字筆畫，每一本族語詞典都有自己的特性。

這一次整個計畫重點應該是放在文字版，但是，原民會在編纂詞典之外，想進一步發展線上詞典與有聲詞典，因此，要求各族語在結案時，必須繳交詞典的音檔。簡老師認為，目前原民會有關線上詞典與有聲詞典的想法並不成熟，雖然合約有規定，但是沒有說明聲音檔該怎麼編。因此，各詞典的音檔錄製都有各自的長相規格，相當紛歧，將來如何在統一的平台進行整合恐怕又是問題。就邵語詞典而言，僅就詞典中的字、詞、句逐一唸出並錄製，所有的聲音都在一起，沒有切割，後續該如何使用這些音檔，甚至於重製，這裡面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他說：「我的認知是音檔的錄製與使用不是這本詞典的階段性重點，而且經費也不允許，因



邵語詞典。

此，我們只能集中精神在文字版本上特別下功夫。」邵語詞典已經編纂完成，但是兩年時間編纂出來的成果，簡老師自認為還是很粗糙，雖然邵語詞典已經完全符合契約規定的詞條數目，甚至還超過，但是，做為主要的編纂者，簡老師認為他應該再發更多的時間進行增補和刪修、校對的工作，他說詞典的編纂本來就是持續性的使命，即使原民會的編纂計畫已經結束，他也會繼續進行自己該做的後續工作。

### 詞典編輯使用的系統軟體

邵語詞典在編纂過程中使用何種軟體編輯？簡老師說，他是到期中報告以後才開始使用劉宇陽老師設計的軟體，這個詞典編纂軟體在後期給了很大的幫忙，之前因為詞彙量還小，可以用人工排序方式處理，等到數量一多，發現有必要使用專業的程式。

他說，這套程式一開始是為賽夏語而設計



簡史朗老師能說寫邵語，雖然不是邵族，但是邵語的認證考試、教材編輯、詞典編纂等工作都少不了他，簡老師已經與邵語劃上等號，分不開了。



邵語詞典主要發音人石阿松先生與袁嫦娥女士。

的，邵語要用這套軟體，沒有辦法一次到位，所以是一邊溝通，一邊修改，大體上，輸入的功能都有，但是個別語言的需求是不一樣的，譬如說重音、書寫符號、字母排序，或是一些細節的需求。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溝通，後來在輸出的呈現上出現問題，譬如說喉塞音，假如說輸入是用國際音標，沒有問題，但是我原本自己在電腦是用小逗號代表喉塞音輸入，轉用這套程式後，因為輸入的界面不同，發生相撞的現象，造成輸出後，我的小逗號都不見了，讓我都搞不清楚哪些有喉塞音，哪些沒有？要從頭到尾一步一步地訂正修改，非常辛苦。」簡老師認為，用哪一套軟體都可以，但是，因為程式是設計出來的，所以設計者跟使用者之間，要有很多的溝通與配合，這樣才能事半功倍。

### 詞典編纂的個人收穫

簡老師編纂邵語辭典的過程的感覺是苦樂參半，苦在時間的壓力，能夠幫忙的人不多，樂在透過語言的了解，發現對邵族文化的認識變得更有深度。透過詞典編纂，這個民族的動物、植物、文化、地點、地名等等，包羅萬象的文化面向都會出現，可以全面性的面對這個

文化，在觀點上、深度上都會有跟以前不太一樣的領受。收穫，就是沉浸在詞典編纂過程中的不斷獲得，以前不曾聽聞及無法理解的，現在似乎已能參透並了然於心。

簡老師認為自己的身分並非邵族人，也不是語言學家，要得到眾人的肯定，只有不斷地自我要求與努力。他說：「原民會要求，詞典的前言必須有概論性的文章來介紹這個語言，透過這次編纂，我把邵語的音韻、構詞、語法，重新釐清，對這個語言的結構下了不少功夫，我的論點與其他學者不一定相同，但都是我多年研究的心得，而我相信這個語言還有很多的東西可以討論，值得慶幸的是審查的李壬癸教授和黃美金教授沒有負面的批評，至少還合乎他們的基本要求吧！」

### 詞典編纂對邵語的影響

簡老師認為這本邵語詞典的特色是比較貼近讀者的，對族人的實用性會比較好，親和力會比較高。比較有意義的是，透過字典的編纂，他在田野的採集錄音，都可以轉化成重要的語料，將邵語保留下來。他認為，這次的編纂計畫，除了文字以外，應該還要保留聲檔、影音檔，不然，原民會也應該要有專門的案子，處理聲音跟影像。透過詞典編纂，把聲檔跟影音檔都保留了，就可以再衍生出更多實用的東西。

在語言傳承方面，簡老師說，編纂的過程中，雖然自己承擔很多勞務工作，但是也逐漸帶領一些邵族人起來做語言的工作，像高榮輝、丹俊傑、袁百宏、袁百興等中生代的族人，這案子訓練他們在聽、說、讀、寫上比以前更有信心，族人自己也有體認，似乎很多文化的傳承工作與發展的機會都跟語言脫離不了關係，族人自己不加強族語的學習與傳承也不行，畢竟是自己的語言，責無旁貸。◆